金刀情俠

古龍著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林文询
封面设计：邹延白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金刀情侠
作者　古　龙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遂宁市印刷厂
1988年2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　印张：20
印数100,001－120,000套　字数450千　插图10幅
ISBN7－5411－0277－6/I・260
定价：（上、下集）9.60元

目　录

长街互拼命　梅园竞割股……（1）
貌如芙蓉艳　功若禅机玄……（24）
探秘惊巨变　操刀杀同僚……（47）
桃源惊绝色　虎窟拢杀机……（71）
摄魄勾魂法　魔术杀人刀……（94）
世事如棋幻　江湖诡惑多……（117）
貌若天仙艳　心比蛇蝎狠……（140）
天寒心更冷　人怪事尤奇……（163）
满园春色泄　万斛豪气空……（187）
义结真豪杰　勇救俏佳人……（211）
魔刀葛穿胸　玉手慎护伤……（235）
剑芒冷煞重　刀罡霸气浓……（248）
迷离生死梦　刁钻毒辣心……（283）
柔丝系铁汉　惨剧碎芳心……（306）

貌若天仙艳　心如死水潭……（330）
铁剑穿胸过　玉箫暗器飞……（341）
心酸情更苦　神伤意尤迷……（357）
喜事成惨事　多情变伤情……（378）
夜芒惊魅影　铁伞蕴乾坤……（400）
恶梦悲重演　温馨欣再抱……（418）
泪干情不断　人醉心不迷……（444）
艺高虽可怕　心沉更可惊……（467）
青城高隐士　人间恶煞星……（476）
冷空寒月夜　残酷搏杀天……（492）
风冷心尤冷　事奇人更奇……（512）
守株待狡兔　飞车追丧犬……（531）
金钱非万恶　铃铛不翼飞……（549）
抽丝明真象　一刀断梦痕……（569）

迷离生死梦
刁钻毒辣心

叶开面上露出痛苦之色，因为他知道自己若是表情得越痛苦，吕迪就越不会放过他的。

在这种生死决战中，若有法子能折磨自己的对手，无论谁都不会放过的。

吕迪果然又冷冷的接着道："你的体力已无法再支持下去，迟早一定会崩溃，所以你不必出手，我已知道你输了。"

就在他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叶开已出手！

这已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机会。

吕迪刚说完了一句话，正是精神和肌肉最松弛的时候。

他的身形虽然还是没有破绽，但叶开已有机会将破绽找出来！

叶开没有用刀！

可是他出手的速度，并不比他的刀慢。

他的左手虚捏豹爪，如鹰爪，右手五指屈伸，谁也看不出他是要用拳？用掌？是要用鹰爪力？还是要用铁指功？

他的出手变化错落，也没有人能看得出他攻击的部位。

他必须先引动吕迪的身法。

只要一动，空门就可能变实，就一定会有破绽露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吕迪果然动了！

他露出的空门是在头顶。

叶开双拳齐出，急攻他的头顶。

这是致命的攻击。

可是他自己的心却已沉了下去。

因为他已发觉，自己这一招攻出，前胸的空门也露了出来。

胸膛正是他全身最脆弱的一环，因为他胸膛上本已有了伤口。

无论谁知道自己身上最脆弱的部位，可能受人攻击时，心都会虚，手都会软。

叶开的攻势已远不及他平时之强！速度已远不如他平时快。

他忽然发觉，这破绽本是吕迪故意露出来。

吕迪先故意给他个出手的机会，再故意露出个破绽来，为的只不过是要他将自己身上最脆弱的部位暴露！

这正是个致命的陷阱，现在他竟已象瞎子般落了下去。

他再想补救，已来不及了。

吕迪的手，忽然已到了他的胸膛！

这不是手！

这本就是杀人的利器！

戴高岗已骇然变色。

现在他才知道自己刚才看错了，他已看出这是无法闪避的致命攻击！

谁知就在这时，叶开的身子忽然凭空掠起，就象是忽然被一阵风吹起来的。

没有人能在这种时候，这种姿态中飞身跃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叶开的轻功，竟已达到了“不可能”的境界。

戴高岗忍不住失声大呼！

“好轻功！”

吕迪也不禁脱口赞道：“好轻功！”

这两句话他们同时说出，三个字还没有说完，叶开已凭空跌下！

吕迪的手，已打在他胯骨上。

叶开使出那救命的一着时，也知道自己躲过了吕迪第一招，第二招竟是再也躲不过的了！

他身子凌空翻起时，下半身的空门已大破。

他只有这么样做，他的胸膛已绝对受不了吕迪那一击。

可是胯骨上这一击也同样不好受。

他只觉得吕迪的手，就像是一柄钢椎，椎入了他的骨缝里。

他甚至可以听得见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

地也是硬的。

叶开从没有想到，这满是泥泞的土地，也硬得象铁板一样。

因为他跌下来时，最先着地的一部分，正是他骨头已碎裂的那一部分。

他几乎已疼得要晕了过去。

他忽又警醒，因为他发现吕迪的手，又已到了他的胸膛。

这一击他才是真正无法闪避的。也无法出手去招架。

他的手是手。

吕迪的手却是杀人的利器！

死是什么滋味？

叶开还没有开始想，突听得戴高岗大呼！

“手下留情！”

吕迪双手已停顿，冷冷道：“你不要我在这里杀他！”

戴高岗叹了口气，道：“你何必一定要杀他？”

吕迪道：“谁说我要杀他？”

戴高岗道：“可是你……”

吕迪冷笑道：“我若真的要杀他，凭你一句话就能拦得住？”

戴高岗苦笑，他知道自己拦不住，世上也许根本没有人能拦得住。

吕迪道：“我若真的要杀他，他已死了十次！”

这并不是大话。

叶开看着这骄傲的年青人，痛苦虽已令他的脸收缩，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反而变得出奇的平静，甚至还带着笑意。

他为什么要笑。

被人击败，难道是件很有趣的事。

吕迪已转过头，盯着他，忽然问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

叶开摇摇头。

吕迪道：“因为你本已受了伤，否则以你轻功之高，纵然不能胜我，我也无法追上你。”

叶开笑了：“你根本用不着追，因为我纵然不能胜你，也不会逃的！”

吕迪又盯着他，过了很久，才慢慢的点了点头：“我相信。”

他眼睛里也露出种和叶开同样的表情，接着道："我相信你绝不是那种人，所以我更不能杀你，因为我还要等你的伤好了后，再与我一决胜负！"

叶开道："你……"

吕迪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就因为我相信你不会逃，所以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叶开道："到了那一天，我若再败在你手下，你就要杀我了？"

吕迪点点头："到了那一天，你若胜了我，我也情愿死在你手下！"

叶开叹了口气，道："世事如棋，变化无常，你又怎知道我们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吕迪道："我知道！"

突听墙外一人叹息着道："但有件事你却不知道。"

吕迪没有问，也没有追出来看。

他在听。

墙外的人缓缓道："今日你若真的想杀他，现在你也已是个死人了，他身上并不止一把刀！"

吕迪的瞳孔突然收缩。

就在他瞳孔收缩的一刹那间，他的人已窜出墙外。

戴高岗没有跟出去，却赶过来，扶起了叶开，叹息着道："我实在想不到你居然会败。"

叶开却在微笑："我也想不到你居然会救我。"

戴高岗苦笑道："并不是我救你的，我也救不了你。"

叶开道："只要你有这意思，就已足够。"

戴高岗勉强笑了笑，忽然站起来，大声吩咐："套马备车！"

车厢很宽大，很舒服。

这本是准备给托运镖货的客商们，走远路时坐的。

八方镖局不但信用极好，为客人们想得也很周到。

叶开想不到戴高岗居然是个很周到的人。

他先在车厢里垫起了很厚的棉被，又自己扶着叶开坐上车。

“你的伤势不轻，一定要赶快去找个好大夫。”

他的周到和关心，已使得叶开不能不感激。

叶开轻轻叹了一口气，苦笑着道：“你本不该这么对我的，我对你的态度，并不好。”

戴高岗道：“无论谁在你当时那种心情下，态度都不会好的。”

叶开叹道：“看来我不但低估了吕迪，也看错了你。”

戴高岗也叹了口气，道：“他的确是我生平未见的高手，但却还是未必能比得上你。”

叶开道：“我已败了。”

戴高岗道：“可是他若真的要杀你，现在也已死在你手下。”

叶开道：“你也相信这句话！”

戴高岗点点头。

叶开凝视他，忽然问道：“你知不知道在墙外说这句话的人是谁？”

戴高岗摇摇头：“我正想问你，你一定知道他是谁的。”

叶开道：“为什么？”

戴高岗道：“我想，他一定是你的朋友？”

叶开道：“哦！”

戴高岗道："因为他不但替你说出了你不愿说的话，而且生怕吕迪再下毒手，所以才故意将他引开。"

叶开又叹了口气，道："你想得的确很周到，却想错了。"

戴高岗道："这个人不是你朋友？"

叶开苦笑道："我本来以为他是我的朋友。"

戴高岗道："现在呢！"

叶开道："现在我只希望以前永远没有见过她，以后也永远不要见到她。"

戴高岗道："你知道她是什么人？"

叶开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要带我去找的大夫是谁？"

戴高岗道："那个大夫也是个很古怪的人，医道却很高。"

叶开忽然笑了笑道："昨天我也认得了一个人很古怪，医道很高明的郎中。"

戴高岗也笑了笑道："医道高明的大夫，脾气好象都有点古怪的，就正如真正的武林高手，脾气也都有点古怪一样。"

叶开微笑着，道："你的脾气并不古怪。"

戴高岗道："我怎么算武林高手。"

叶开道："但我却知道，近年来'八方镖局'保的镖，从来也没有出过一次岔子。"

戴高岗笑道："那只不过是因为我这两年来的运气不错，而且有很多好朋友照顾。"

叶开慢慢的点了点头，道："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朋友。"

戴高岗还想再说什么，但叶开却已闭上了眼睛。

他看来的确很疲倦，憔悴而疲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他并不是铁打的。

戴高岗又拉过条棉被，整理好盖在他身上，脸上却带着种很奇怪的表情。

看他这种表情，就好象恨不得用这条棉被蒙起叶开的头，活活的闷死这个人。

但他却只不过将棉被盖到叶开身上。

叶开似乎已睡着。

既然知道真的有人要用棉被闷死他，他已不会知道，更不能反抗。

所以他真的睡着了。

日正当中，正午。

车马还在继续前走，旅程仿佛还有很长。

"……你一定要赶快找个好大夫。"

可是戴高岗要找的这个好大夫，却未免住得太远了些。

他看着沉睡中的叶开，嘴里正在咀嚼着一条鸡腿。

他早已有准备，准备要走很长的路，所以连午饭都准备在车上。

他本就是个很周到的人。

但却只有一个人吃午饭，只有一条鸡腿，一块牛肉，一张饼，一瓶酒。

他竟似也早已算准了叶开要睡着，因为临上车之前，他给叶开喝了一碗保养元气的参汤。

牛肉卤得不错，鸡腿的滋味也很好，虽然比不上他平时吃的午饭，可是在执行任务时，一切事都不能不将就些的。

他虽然是个很讲究饮食的人，现在也已觉得很满意了。

何况，现在他的任务眼看着就已将完成，再过一个多时

辰，就可以将叶开交出去，他还来得及赶回去享受一顿丰富的晚餐。

喝完了最后一口酒，他忽然也觉得很疲倦。

他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可是现在能乘机小睡半个时辰也不错，精神养足了，晚餐后还可以安排一两个有趣的节目。

车子在摇动，就像是摇篮一样。

他闭上了眼睛，心里已开始在计划着晚上应该去找谁？

是那个最会撒娇的小妖精？还是那个功夫特别好的老妖精？

这些节目都是很费钱的，但他却已有两年不必再为金钱烦恼。

“也许应该把两个找来，比较比较。”他想。

所以现在必须养足精神。

他满面带着微笑，终于睡着。

他好像只睡了一下子，可是他醒来的时间，叶开竟已不见了。

车门还是开着，车马还在继续前行。

叶开的人却已无影无踪。

戴高岗的脸色突然苍白，大声吩咐：“停车！”

他冲下去，拉住了那个赶车的。

“你有没有看见那姓叶的下车？”

“没有。”

“他的人呢？”

赶车的冷笑：“你跟他一起在车里，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这赶车的显然并不是他的属下，对他的态度并不尊敬。

戴高岗忽然觉得胃部收缩，几乎忍不住要将刚吃下去的鸡腿和牛肉全吐出来。

他想找个地方去吐。

赶车的一双眼睛却在盯着他，冷冷道："你最好还是赶快上车，跟我一起去交差。"

戴高岗并没有想逃。

他知道无论逃到什么地方去，都没有用的。

车马再开始往前走的时候，他就伏在车窗上，不停的呕吐。

恐惧就像是臭虫一样，总是会令人呕吐。

车马转过一个山坳，前面一块很大的木牌，上面写着："此山有虎，行人改路"。

可是这辆车并没有改路，路却越来越窄，仅能容这辆车擦着山壁走过。

再转过山坳后，前面竟是一条街道。

一条城里非常热闹的街道，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店铺，街上有各式各样的人。

你若仔细去想，却会发现这条街道和城里一条最热闹的街道，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连街道两旁的店铺，招牌都完全一样。

到了这里，无论谁都会以为自己忽然又回到了长安城里。

可是走过这条街，前面就又是一片荒山。

现在车马的速度已缓了下来。

街上的行人，神情仿佛都很悠闲，好像并没有特别注意这辆大车。

因为他们认得这辆车，也认得这个赶车的人。

若是个陌生的人，赶着车走入这条街道，无论他是谁，不出一刹那，他就会死在街上！

这条街上当然不会有猛虎，却有个比猛虎更可怕的人！

车马已驶入了一家客栈的院子。

这家客栈的字号是“鸿宾”，也正和叶开在城里投宿的那一家完全一模一样。

一个肩上搭着抹布，手里提着水壶的伙计，已迎了上来！

“戴总镖头是一个人来的！”

戴高岗勉强笑了笑，道：“只有一个人。”

伙计脸上毫无表情：“房间早已替总镖头准备好了，请随我来。”

后面的跨院里，有七间很宽大的套房，也正和玉箫道人住的那个跨院一样。

前面的客厅里，桌上已摆好大一壶酒，一个很精致的七色拼盘。

一个人正背对着门，在自斟自饮。

一个高髻堆云，满头珠翠，穿着得非常华丽的绝代佳人。

戴高岗垂着头走进来，垂着头站在她身后，连大气都不敢出。

她没有回头，慢慢的端起酒杯，浅浅的啜了口酒才问道：“你一个人来的！”

戴高岗道：“是。”

“还有个人呢？”

“走了。”戴高岗的声音已在发抖。

这绝色丽人已缓缓的回过头，脸上带着仙子般的微笑。

上官小仙！

她当然就是上官小仙。

戴高岗看见了这仙子般美丽的女人，却远比看见了恶魔还恐惧。

上官小仙看着他，柔声道："你难道是在说，叶开已走了！"

戴高岗点了点头，牙齿打战，似已连话都说不出。

上官小仙道："你替他准备的那碗参汤，他没有喝？"

"他……他喝了！"

上官小仙道："然后呢！"

戴高岗道："然后我就扶他上车！"

虽然是严冬，但他却已满头大汗！

上官小仙道："在车上，他睡着了没有？"

戴高岗道："睡着了！"

上官小仙道："他的伤势怎么样？"

戴高岗道："伤得不轻。"

上官小仙叹了口气，道："这我就不懂了，一个受了重伤又睡着了的人，你怎么会放他走的？"

戴高岗拭着汗："我……我没有放他走！"

上官小仙道："我也知道是他自己要走的，可是你难道就不能留着他？"

戴高岗的汗越拭越多："他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你跟他不是坐一辆车来的？"

戴高岗道："是！"

上官小仙道："这又奇怪了，你跟他坐在一辆车上，他走的时候，你怎么会不知道？"

戴高岗道："因为……因为……因为我也睡着了。"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说出了这句话。

上官小仙忽然笑了，笑得又温柔，又甜蜜："我知道你一定也很累，最近你一直都忙得很？"

戴高岗脸上已无人色："我……我不累，一点也不累。"

上官小仙柔声道："你的应酬那么多，不但要应酬客人，还得要应酬那些大大小小的妖精，怎么会不累呢？"

她轻轻叹息着，又道："我想你已经应该好好的休息一阵子了，我就先让你休息二十年吧！"

戴高岗失声道："二……二十年？"

上官小仙淡淡道："二十年后，你一定又是条生龙活虎的好汉了。"

她手里拿着镶银的象牙筷子，忽然向戴高岗咽喉上点了过去。

戴高岗没有闪避。

他不敢闪避，也根本不能闪避。

上官小仙的出手，这世上已很少有人能闪避得开。

但是，就在这一刹间，突然有刀光一闪！

"叮"的一声，上官小仙手里的象牙筷子，已从中而断！

刀光的劲力未绝，又飞出两丈，"夺"的，钉在墙上。

一柄三寸七分长的刀。

飞刀！

飞刀钉在墙上，刀锋竟已完全钉了进去。

一个人手扶着门，慢慢地走了进来！

叶开！

叶开居然还是来了！

他的飞刀出手，杀人的时候少，救人的时候多。

他的脸上也没什么血色，挣扎着走过来，拍了拍戴高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